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六七八號

訂報地址：各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百元

[illegible]特偽造農鈔

希各地軍民注意防範

（本報訊）閻特偽搗亂我邊區金融，並掠奪我人民財物，近來大量偽造我邊區西北農民銀行鈔票，已被我破獲大批使用假鈔票者數起。偽造之二千元農票，花紋模糊、粗糙、顏色暗淡、鋼印圖章亦有差別，背面圖式之差別則更加顯著。希各地軍民注意，嚴加防範。

臨縣泥溝村羣衆 幫赤貧單身漢 解決明春糞土

（臨縣訊）一區泥溝村羣衆幫助新立補地戶（赤貧）與單身漢解決明年糞土。[illegible]討論決定[illegible]六個茅[illegible]

興縣城關領導思想不純組織不純

今春違反調地決定給壞人撐腰

打起「土改」「羣衆」幌子大肆破壞

【興縣訊】：今年三月間興縣城關調劑土地、發放貸款的工作，由於領導思想與組織不純，決議被改變，政策被歪曲，羣衆被壓制，給了地主階級鑽空子的機會，同時壞份子乘機破壞，搗亂我們的陣營，引起幹部與羣衆思想上的極大混亂，引起黨政軍各組織之間的極大混亂，給羣衆力量與以後土地改革工作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其中經驗教訓，值得各地研究，以為當前普遍羣運中之借鑑。現將當時情形概述如下：

三月三日至十三日之興縣擴幹會上，會議決定當時只發動羣衆調劑土地，發放貸款；暫不進行土地改革的清算鬥爭。因為當時興縣黨組織上、思想上不純，凡落無準備。參加這次會議的分局部長，並會作為紀律問題，宣告大家不得違反。加以當時春耕在即，貧苦羣衆急需得到好地與貸款，以便生產翻身。而如果要着手土地改革的清算鬥爭，勢必誤農時。因為城關地主有一百五六十家，清算起來，短時間內無法解決問題，草率從事則將發生嚴重惡果。會中並會特別指明今年的調劑土地對生產是一件大事；並全邊區貸款九十萬元，對幫助貧苦羣衆翻身有重大意義，必須好好地去做。

但是參加了這一會議的市委書記馬柏樹、市長郭毓邦，以及一些黨組織部長時青，與縣縣長劉獻瑞等幹部，和參加城關工作的行署農業科長王全茂等，恰恰違反了這次會的決議與紀律，他們不是從貧苦羣衆迫切要求出發，而是從對上邀功，對下恩賜的個人立場出發，以及其他不純動機出發。縣擴幹會上為了明確階級路線，以便很好地調劑土地和發放貸款，[illegible]批評了去冬興縣鬥爭地主富農中沒有階級立場的錯誤——鬥爭不堅決，甚至幫助了地主階級，損害了農民利益。這回他們就想露一手，必須拿出些東西來分給羣衆，同時也給上級看看。於是他們就不顧決議與紀律，自作主張幹起來：

第一，他們把調劑土地改變為「土地改革」。三月十六日佈置工作的幹部會上，雖然也講到調地貸款，但未很好地說明具體情況，研究如何進行，如何發動羣衆起來翻身。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宣傳調査」中，各按各的想法，有些小學生講的羣衆聽也不懂。調査也很籠統，以致「宣傳調査」過後，南關連調劑土地的對象，根本沒有瞭解。因為調地貸款的「宣傳調査」實際是個幌子，揭開幌了一下，以後就集中力量去動員「獻地」、「獻房子」（而這所謂「獻」，也就是向地主「強制」，多少要點東西的意思，他們似乎在作土地改革，但不是要澈底消滅地主階級，其結果是保護了地主階級）。十六日，南關商人馬三牛與縣俊因違法被罰「獻」出水地八垧半，勇子地八十一畝；十七日，郭市長即在東關以此推行宣傳鼓動。廿、廿一兩天幹部在報會上，又將接收「獻地」、「獻房子」作成決定。第二，他們把幫助貧苦羣衆生產翻身的貸款，讓幹部、民兵及其他少數人分肥私吞。他們在這少數人當中鼓動「有附齊提」，以便把款子分給這些人，而真正貧苦的羣衆則不貸給（當時東關街長劉煥成與西關街長胡承喜，都這樣鼓動過，結果「退伍軍人」陳國璋「很壞，現在已被羣衆扣起」與郭九根開個人就要貸米十石，中農李萬元等十餘人也都提出貸款要求，企圖「漫天討價，落地還錢」，多少抓一把）。第三，縣擴幹會對不肯卦出顯對土地的地主，批准可以鬥爭，但要多數羣衆起來鬥爭，而不是少數人包辦，會上還反對了包辦代替，縣調要和羣衆商量（三月十七日本報二版縣幹會消息中，即根據了會上對這些同志前年冬天一次包辦代替的檢討，那是揭發被清算地主楊邦舟貪污衣服與抽約問題，他沒發動羣衆而只臨時通知了百十個人去鬥爭，不料楊邦舟早有佈置，五弟兄十二戶地主來了三十餘人，捆花坐到羣衆中，開會時有的給羣衆碰釘子，有的散拉，有的咒罵，結果把羣衆嚇了個啞與」。但他們却硬要包辦把持，任由那些披着幹部民兵外衣的不純正份子以至壞份子飛揚跋扈，為所欲為。他們不顧事先發動大羣衆吐苦水、挖窮根，提高階級覺悟，從而展開調地貸款的討論，而是在那少數幹部、民兵之中，再三強調「敢鬥不敢鬥」與「你們要作鬥爭先鋒」；二十二日晚上開一次鬥爭之後，東西兩關檢討當中，還對「鬥爭抗懶」（赤[illegible]能打）的混在幹部、民兵裏的那些份子加以表揚。

限制羣衆參加會議 不讓羣衆發表意見

[illegible]幹部會決議的結果，就把[illegible]的性質變成成份複雜的幹部民兵等少數人違反階級路線的胡鬧，而不是羣衆運動。這表現在：

（一）只有幹部、民兵及和他們相好的少數人能參加會議，沒本排斥廣大貧苦羣衆。興縣城關共分二十二段（相當於舊日的閭），不算沒登記戶口的（約百餘戶），就有一千三百七十二戶，其中光貧僱農與窮苦小商、小販、窮苦工人、城市貧民等就有五百八十三戶。但在今春參加鬥爭會的，最多時一共才有二百七十六人，其中幹部民兵即佔了一百一十七人。單是東西南三關商業區五個段，有三百三十七戶（貧僱農一百七八十戶），當時除幹部民兵外，其餘都沒讓參加，甲關開會時，貧農[illegible]主貧去參加，農會幹事郭懷生說：「要那些人做甚了！回的吧！」貧民高炮坑雖然進了會場，但還沒鬥爭地主，幹部就說：「叫他下去吧！」鬥爭地主張實時，貧農王巨德的婆媳有苦要訴，民兵連會場都不讓她進，門關會時，民兵把許多工人趕出會場，到山頭上去看也不讓看。誰能參加，誰不能參加，全由幹部民兵決定，他們認為他們可以要的就臨時叫來參加，但也是拉夫性質的，拉來的或者湊數。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五天鬥爭中，附近人大半只到過一兩回，經常到會的只有幹部和民兵，因此他們佔了絕大多數。然而他們却打着「羣衆」的幌子，滿口「羣衆意見」，來作為他們一切行為的藉口。

掌權份子成分龐雜 地富奸壞無所不有

參加會的這些人，組織成分是極不純的。今春鬥爭中的某些幹部與積極份子，最近已有八人因貪污與欺詐羣衆等，被羣衆扣押起來，即可見一斑。其中任效忠是市委兼市抗聯秘書，任效義是主任（以上經濟成份最近均訂為新中農）；郭懷生是農會幹事，却把女兒嫁給三青團員孫寶宜（家有子地一垧半，新上中農）；李富是民兵中隊長（貧農），李中良是主任（可能訂富農），還有一個流氓惡根，（本段未完下接二版）

社論

警惕各種封建勢力破壞土改的陰謀

今日興縣城關消息，特別是近來各地土改報導，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由於黨內不純，混入我們黨與各機關中的地主、富農、狗腿子、流氓及蛻化份子，現在正與外部封建勢力裏應外合，拚命進行破壞，最近並發生打死和逼死貧苦農民的事情，其危害性是十分嚴重的。

其危害性之所以十分嚴重，首先因為他們隱藏在我們內部，又同外部的地主富農等勾結，利用合法地位進行公開的破壞。他們是堅決反對土地改革的，但他們也爭先打起土地改革的旗號，他們也鬥爭一些地主，而且也捆也打，有時也做得很兇很，而實際是要一部份地主多少拿點東西出來，好給我們開個口，也就保護了這個地主階級。為了[illegible]，他們也打和鬥，[illegible]不讓貧苦羣衆參加鬥爭，甚至直接抵制「鬥爭」貧苦羣衆，但他們又偏偏來反咬一口，說這些貧苦羣衆是「包庇地主」的，是「地主的狗腿子」、是「惡霸」，或者是「二流子」、「壞人」。為了庇護地主，他們騙取鬥爭方向，搞亂我們陣營，傷害一些本質羣衆，[illegible]貧雇人員的事情，但又反咬一口說[illegible]「羣衆起來」之後不可避免的過火行動」。現在許多地區都發現了這樣的情形，混進黨內的地主、富農、狗腿子、蛻化份子等與黨外的地主富農結成一把，以利用我們的組織形式與鬥爭形式，進行其垂死的掙扎，他們也建立「貧農小組」，也召開「貧僱農」會議和「農民」會，也講「羣衆路綫」與「羣衆意見」，他們也組織「訴苦」「鬥爭」大會，……但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反動的。有的是掛上「黨員」「幹部」招牌的地富惡霸直接出頭聯絡封建，成份羣衆，來假借運動；有的是地主、富農、狗腿子[illegible]暗中操縱，以及和他們勾結[illegible]。他們不敢公開出面，[illegible]他們就[illegible]，以貧僱農的名義來反對[illegible]鬥爭，或以[illegible]。[illegible]亂鬥亂殺，故意[illegible]，就取消了鬥爭，[illegible]地主的東西，[illegible]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勢力，[illegible]的幹部能夠接上[illegible]，起來[illegible]以及[illegible]，而是[illegible]本質的[illegible]。

怕受批評處分、放棄領導，不去很認眞識別判斷運動的性質，而是不管是什麼性質都跟着跑，或者[illegible]犯了官僚主義，不了解下情，[illegible]只聽報告，不去研究與分析，不從各方面去調査與[illegible]聯系，單憑主觀[illegible]指揮運動。這些領導人[illegible]缺乏貧苦羣衆的感情，對貧苦羣衆缺乏同情心，與[illegible]許多[illegible]痛苦羣衆[illegible]結合，[illegible]對封建勢力[illegible]仇恨[illegible]。[illegible]幹部[illegible]，這是非常危險的。[illegible]其危險性也就更大。（下接三版）

興縣城關領導思想不純組織不純

今春違反調地決定給壞人撐腰

打起「土改」「羣衆」幌子大肆破壞

（上接第一版）是西關街公所書記（破產地主）除以上的八人外，還可以舉出如下的份子，今春鬥爭後即已撤職回家，因而最近未扣的西關民兵中隊長裴其虎，他在豐鎮時即有貪污與破壞團結情事，到興縣西關之後又弄壞很多地雷，政治面目不清。還有西關街長胡承喜，是個國民黨員，一貫有破壞行爲（現已撤職）；當過西關及南關民兵中隊長的呂富明，他母親和地主胡萬藩過了十幾年，他他常向胡萬藩要錢用；喬德迎原訂老中農，當政權時就當主任，現在還當主任；代表劉槐花過去是大商，抗戰前吸六七條騾子。幹部民兵而外，其餘參加會的少數群衆，成份同樣的不純，例如紫濤中心毀，當時到會就有三個富農、一個惡霸富農；還有小學生中有劉丁香等地主子弟。

（二）鬥爭過程全由那些成份雜的幹部、民兵把持，包辦，其他的人不能自由發表意見。他們把地主叫到會場，除過有清算關係的人倆兩質問幾句，很少訴苦說話（因此鬥爭康元魁之後，水泉灣等村婦女很不滿意，因爲她們沒訴上苦）。一般是先問地主有多少財產，再問是怎麼來的，說是剝削來的，就叫往出「獻」。他們一把手估持會場中央，話由他們說，手由他們動，其他群衆只能聽他們指揮，或者站後觀察。如果還反他們的意志說話或行動，就馬上給你加個罪名，同樣的「鬥爭」起來。西關鬥爭地主呂譜背時，退伍軍人丁維安（貧民，現參加貧僱農會）以自已的看法，估計了一下呂某「底契大概沒有吧」，就被幹部民兵當作「狗腿子」吊打了一頓，還送了公安局。鬥爭地主白高唐時，貧農賈戶喜對鬥爭方式說了幾句不贊同的話，也被當作「狗腿子」拉倒鬥了一頓。纔小攤的下摸拉參加會時，李如桂說：「你參加可以，但說話要注意，不要冒拔了」，打人的時候他後動手，又說：「不打你在跟前作甚了」鬥爭大商李茂堂時，他一冒拔」了幾句，就被當作「夾人」打了一頓，任效忠、李如桂說：「你再不要參加了」。挨了打還不敢對人說。此外還打過好幾個被加罪爲「包庇地主」的人，結果鬧得到會的人，除了少數幹部民兵而外，誰也不敢隨便說話，唯恐說錯，挨打，有的人乾脆連會也不參加了。

打草驚蛇庇護了地主階級

混水摸魚侵害了基本群衆

因爲是一個幹部民兵等少數人的運動，而幹部民兵的成份，又是那樣的不純，許多壞人從中搗亂，使鬥爭鋒芒轉向我們的陣營中來，造成如下的：

（一）既然要搞土地改革，就該澈底打垮地主階級，但組織不純，他們不是要澈底打垮地主階級，而是打草驚蛇，使地主警覺，實際上保留了地主階級。這因爲在鬥爭中起決定作用的某些領導思想上本來就不準備打垮地主階級，其中心思想多半是在抓一把，發洋財，而其中許多份子的動機就更複雜，乘機起哄，混水摸魚，使地主階級得到庇護。他們鬥爭當中，一面開會，一面挖東西，所以東關鬥爭地主白應庚時，除了一聲「鋼出來了」，就一湧而去，結果只是七十多斤銅元，而白應庚則跑得無影無踪。北關地主孫成珍，是個一貫的破壞份子，本來應在政治上給予嚴重打擊，但他說了幾句漂亮話，就不給以政治上的打擊。又因爲貪大貪苦羣衆沒有起來，北關地主康元魁、城內地主孫銀泉，都乘鬥爭混亂之際，把傢具拍賣過好幾架；西關地主白應剛，跑過小販牛兆態，也賣了不少東西。

（二）無階級路線，無政策原則的亂清算，有些人便不分敵我的亂算起來，小出碼之風一時盛行。有些人就混水摸魚。南關剝頭工人李栓弟，向他起戶算十多年前當學徒時的工資，算下小米十石，給了三石；東關貧民白較臭，向紡工李秀河提出要算十年前借給二十元白洋的帳，還得李秀河要服帶自帶；鄭城五里的月兒塔惡霸「幹部」楊慈作等，到西關向中農牛秀算二十八年借債十元白洋吃利太大的帳，趙牛秀怕他提到大會上，給了四十斤粉條，楊慈作等還到其他幾處一共算了七石二斗米的東西。如此等等，鬧得基本群衆恐慌起來。工人王桂德對當時情況描述說：「在街上不論碰到誰，只要說你欠我錢，就有人給錢」。好多貧苦人都不作長久打算了，一時吃風大嚷，小販李多受說：「那幾天餅子賣得非常快，村裏人買肉吃的也不少」。

鬥爭鋒芒轉向我們陣營

打了一貨棧又打羅政委

（三）他們故意敵我不分的亂鬥，致使壞蛋乘機破壞搗亂，胡亂打人。二十六日一天之內，西關打了一貨棧（原爲軍區司令部生產單位，後歸行署貿易總公司管理）的張經理、郭會計等；東關打了三五九旅供給部羅政委。

當日，西關鬥爭地主中薩樹（會混入軍區司令部副官處當過會計，是一個很壞的傢伙），他先前把六兩金子保存到一貨棧，這回有意挑撥幹部民兵與一貨棧的關係，就讓民兵李喜兒、弓子清、呂富明隨他去取。因爲一貨棧郭會計說「金子不在手，拿到賓中去了。」後來話不投機，又說了兩句「你們一定要，到賓中取去！」民兵們過去即對一貨棧有成見，經中薩樹這一挑，就商議動作，說郭會計是「給地主撐腰，當地主的狗腿」。叫來街公所人員一同把他們叫到會場，連打三次，打得昏了過去。司令部副官處關科長前往勸說，也被那些成份雜的幹部、民兵、小學生說爲「包庇」，你推我拉拳打了一頓。市委任效忠又用市長馬伯樹的名義，寫了一個條子叫一貨棧的經理張旭東和副經理李應生到會，並且蓋了馬伯樹的章子。先叫馬伯樹看，馬是個領導一貨棧的，但對一貨棧有成見，即表示同意，又叫王全茂看，王全茂也從成見出發表示同意，並說「可以叫來鬥一鬥」，還叫他們「準備好力量」。他們於是就佈置。叫來之後，農幹李如桂說「先叫張經理說」，張說「郭會計說話不對，但郭人一貫老實，叫他向你們承認錯誤」。民兵們說張是說漂亮話，又問他貪污多少，張說沒有貪污，民兵呂富明說「你還不承認貪污！」順手打了兩個耳光，後來又叫張經理給牛薩樹作保，張不保，呂富明說「將他的黑皮剝了」，中隊長裴其虎說「拉倒剝了」，結果就將張經理剝衣服打了一頓，而那個混進一貨棧收購羊毛的大貪污分子闞經理李應生，卻因早在二十三日即看風逃跑「鬥」了兩個子和三百萬元本幣，此時平安無事。對地主牛薩樹也是如此。他們就是這樣：對一貨棧幹部兇惡，而對會投機的地主壞蛋，倒很和氣。

羅政委是保工出身，參加過兩次長征（二萬五千里長征與四四年南下湘粵反攻的長征）的老幹部，是一位很堅強的同志。當時正從前方回軍區來開會，因爲他老婆康銳是地主康元魁的女兒，當天路過就到康家去，適逢東關幹部、民兵已鬥完了康元魁，當時即將散會，而人已走散，只幹部、民兵等少數人在搜鄰從康家剝出來的一只鳳冠。羅政委與康銳第一次要進去，民兵不讓進。他們到市政府去開介紹進會場的條子，助理員劉樹藩（當陰陽出身，現已被四區湖家溝羣衆扣押）存心要整他一下，就給他開了條子。進會場後，他們街長劉煥成等幹部：「誰叫你進來的了」「值得政權嗎了」幹部、民兵們馬上說他是來「包庇地主」，幹部郭懷生喊：「拉下來！」民兵劉志安就把他從台階上扯下，你扯我拉起來。羅退上台階，順手拾起一塊磚頭自衛，並說了句「造反了」，幹部民兵們抓住這個話柄就不放，說他問「怎的個造反了」並且毆打起他來——民兵中隊長王百成先從後面將磚頭奪住，農幹郭懷生動手就打，接着有人喊：「齊打！」幹部民兵孫栖梧、閻九生等將羅從頭到腳亂打了一頓，另一邊康銳也被武毓且乘機打倒地上，後來不打了，羅政委要求把他本人「送回軍區處理」，但他們決定送市府。已經要走時，市委任效忠又說：「慢，管他是九旅的，就是賀司令員、天王爺來了，他「包庇地主」（打）就要打。齊捆起！」（這種說法，簡直是對賀司令員的誣蔑，是何居心？）於是又捆起來，由市長郭林邦等押送市府。（一到市政府，羅政委即誠懇虛心地檢討自己：「是我自己的不對，我不應該到康家去，有意見也應該向組織上提。」對於被打被捆毫無怨言。後來行署派人去到市政府，才把他放開。）

分局派員挽救危局

停止「鬥爭」進行善後

這兩件事情，在機內和在部隊同志中激起很大憤慨。有的同志說：「羅政委等在前方拼命流血，這些壞蛋，就是這樣對待他呀！」水泉灣、通惠泉等村羣衆也反映：「如果沒有他們在前方打仗，咱們也翻不成土地。」許多警衛員、戰士氣得一再要求進城。有些壞份子也乘機大肆挑撥；副官處大伙房管理員張洪林原是個地主與土匪出身的蔣軍，被我俘獲之後一貫貪污走私破壞軍紀，當時即在警衛員、戰士中多次進行煽動（現已扣送軍法處）；還有地主成份、因家中被清算而心存不滿的通訊員高鮫美（現已被清洗）等，也積極活動，都因領導上及時阻止，才沒生出事端。同時，城內亂鬥爭與亂清算正在繼續發展，當時秩序極爲混亂。許多人被弄得惶惑不安，搞不清「共產黨的政策到底要怎樣」。

分局先已懷疑城關工作中有問題，二十六日即派周部長會同武主任等前往停止此一「鬥爭」並進行檢查。二十七日，先在裝飾檢查了四個幹部的工作，二十八日，又召集了市委及各機關參加城關工作者的幹部會議，檢查整口，由市長馬伯樹等匯報鬥爭情況。他們不顧鬥爭如何危急，仍在誇耀其「成績」與「勝利」。武主任、周部長等當即嚴格指出當時情勢的危險性，若不積極設法補救，勢將不可收拾。並指明這次清算鬥爭根本不是羣衆運動，而是幹部民兵等少數人的一「運動」，羣衆根本沒有發動。指明他們這次決議，敵我不分，造成混亂，侵害基本羣衆利益，引起羣衆不安，給以後土地改革以不可彌補的損失。但當時有許多同志思想上表示抗拒，連一地委組織部長時肯也說：「對周部長的意見還有些接受不了。」

當時事態仍在繼續惡化。就在這一個晚上，一貨棧一部份人員，和我西關街公所人員和民兵中隊長裴其虎等數次，需要錢時，嚇得他們跑到紅花梁躲藏。在紅花梁時，中隊長裴其虎又鼓動民兵用槍打一貨棧，並要領導民兵和一貨棧唱「反徐州」（打）又」一些小學生郭全德等，因受那些幹部民兵影響，二十七日晚間回家時，故意投石頭，學狗叫，引逗一貨棧的狗，並說「可把狗日的打死哩，打的汽燈也不敢點了，狗也不敢咬了」，有的還喊「打倒一貨棧！」二十八日晚上，又去搗事，氣得一貨棧一些人將武清書、王王生、郭全國、俾胡成等四個小學生打了。當時還有破壞份子到紡織廠、織布廠等處挑撥：「人家民兵要打你們來了！」又到幹部中間說：「一貨棧來了什麼人，會有什麼槍。」廿九日，武主任、周部長等又召集城關各機關幹部代表會議，收集各方意見，展開嚴厲的批評。大家列舉鬥爭以來羣衆中的恐慌、混亂的事實後，即又指出錯誤之嚴重性，並動員所有到會人員回到機關討論，說服一切人員負責安定市面，打擊一切壞份子的活動。會後又調集各個團的幹部六十餘人，分頭到羣衆中去進行檢討解釋。並派時肯、劉爵庭、馬伯樹等同志慰問羅政委與一貨棧，平息糾紛，以防事態擴大。時部長等慰問羅政委時，羅政委誠懇地檢討自己，並鼓勵大家好好地進行土改工作，大家很受感動，進一步認識了自己的錯誤。

後來又由行署武主任、分局周部長、司令部朱副官長、保安處李處長、一地委等組成城關臨時工作委員會，進行善後工作——繼續收集材料宣傳解釋，向被錯鬥爭錯清算的基本羣衆進行賠償道歉，鬥爭果實仍暫行封存，俟後土改一併分配。這其間，一貨棧被紡織工人因交口地主劉枝旺的挑撥，打過西關民兵田狗曉，但因善後工作積極進行，以後未再發生類似事件。

工作檢查清楚之後，一地委於九月區黨委擴席會上，宣佈了如下的處分：予市長馬伯樹以警告（後送黨校學習），西關民兵中隊長裴其虎撤職，一地委組織部長時肯、興縣縣長劉崇璞，分別予以批評處分，後來一地委土地會議又給行署農業科長王全茂以警告處分。

離石相當村解散村公所

貧農團主任代行職權

村長中隊長農會秘書扣押候審

（離石訊）四區相當行政村在成立貧農團後，將前任中隊長宋德隆、農會秘書閻步文、村長盤澄源等扣起。本月初召開的全行政村貧農團大會，初步揭發這些壞蛋的材料，關於對村長的意見，武與非上說：「今年借口糧，富農能借，不讓我們借。」相當村的人說：「公糧不通知大衆就派，說話三體恨毒追羣衆，可把我們村的些人擇損害了，婦女們鬧一次會，打攪一次，分棉花把婆姨們攪得弄不成，這是些甚「幹部」？地主郭公富透走還不是村長放鬆的。」貧農郭南從人羣衆裡站出來說：「今春賀中同學幫助鬥爭農會秘書高士傑，人們選了我主席團，賀中同學才走，村長就把我撤掉，惡狠狠地罵：「你個流氓地痞！」我說：「甚叫流氓地痞？我吃大你來還是你賭勾結地主來了？」他說：「媽的，我甚也曉得。」怕得咱再不敢言語，我這當主席的權被他剝的給高士保代替了。」貧農團準備再多搜集材料，發動羣衆澈底和壞蛋作挖根子算老賬。接着又揭發了中隊長宋德隆吃二三毛，吃了大地主郭塬三斗米，穿了一雙皮頭鞋，便包庇住地主兒子不當兵。全行政村的毛毯給他做援。農會秘書閻步文假裝村長算工賬，敲詐羣衆。今春鬥爭果實整分給幹部。最後大會通過解散村公所，所有幹部一律撤消，選候審查，公推相當村、東相王、東坡三大村的貧農團主任王保明、李富生、□勝三人臨時代行職權，召全行政，農民代表委員會成立，再行討論。

（習淑文）

前綫指揮部公佈
萊陽戰役經過及戰果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九日電）前綫指揮部頃公佈萊陽戰役經過及戰果如下：

解放軍繼高密、金口、海陽之捷後，連續展開强大攻勢，於十二月四日晚包圍膠東半島中樞萊陽城，當對城外之外圍要點展開攻擊戰，至三日，當我一一攻佔，外圍之敵完全肅清。八日晚，我突擊隊在猛烈砲火掩護下，從四面八方同時攻城，守敵憑藉强固工事頑抗，並對我施放毒氣（按：蔣匪中央社青島十五日電，竟誣我「放催淚瓦斯」，全係做賊者喊捉賊的無恥伎倆），我健兒勇猛突破城垣，衝入市街巷戰，敵退守各核心據點，我乃分點攻擊。迄十三日晚十一時半，戰鬥結束，守城蔣匪全部被殲。據初步統計，共殲蔣匪整編五四師三六旅之一零六團全部、一零八團之第一營、師直屬榴砲營第一連、三六旅直屬山砲連、國防部交通兵第一團之第四連、第二團之第九連、聯勤總部第九兵站之四二、四五分站、整編八師二五師之後方留守處等四千餘人，蔣記山東省第十三專署蔣記萊陽縣政府萊陽保安大隊警察大隊等二千餘人，土頑「還鄉團」四千餘人，總計萬餘人。其中生俘蔣匪正規軍二千五百餘，蔣匪保安隊「還鄉團」五千餘，斃傷蔣匪正規軍一零六團團長胡冀垣以下一千五百餘，蔣記保安隊、「還鄉團」一千餘，繳獲榴彈砲兩門、山砲四門、迫擊砲、六零砲等二十九門、輕重兩用機槍三百四十八挺、長短槍一千零四十八支，各種砲彈七千發，各種子彈四十餘萬發，手榴彈一千二百枚，汽車二十輛，電台七座，戰馬三十餘匹及其他軍用物資甚多。

當我圍攻萊陽之際，膠東蔣匪手忙腳亂，拼湊了八個旅兵力，倉惶來援，匪心驚膽戰，齊與一路；一路即以北之靈山北犯，首批爲整九師之七六旅、整六四師之一五六旅、一五九旅、整五四師之一九八旅及新七四師之五七旅，第二批爲整八軍榮一師之四二旅、整五四師之八旅及三十六旅。九日，蔣匪整九師七六旅附戰車連、榴砲營等，始北犯，沿途遭我打擊，至十三日，匪四度猛攻我水溝頭一線，我軍沉着應戰，屢次擊退匪之衝鋒，其中尤以十二日敵三團附十餘輛坦克猛撲水溝頭，我與之展開白刃肉搏，激戰終日，將敵全部擊潰，敵遺屍纍纍。總計數日阻擊戰中，我殲滅蔣匪第六四師、整五四師等三千五百餘人，擊毀敵坦克三輛，殘餘正清查中。現戰鬥仍在水溝頭一綫地區繼續進行中。

我軍另部乘蔣匪抽兵增援，又先後收復黃縣、海陽兩城。

我軍睢縣西北三晝夜激戰
破敵各兵種聯合進攻
斃傷敵二千三百完成阻擊任務

（新華社蘇豫皖前綫廿日電）劉鄧、陳粟兩大軍在平漢、隴海兩綫破擊戰同時，解放軍復於睢縣西北河堤嶺、張橋一綫，與潰西援之蔣匪整編第五師，激戰三晝夜，粉碎蔣匪步、砲、坦克各兵種數十次之聯合進攻，斃傷其二千三百餘名，完成阻擊任務。十三日拂曉，蔣匪整五師四十五旅及二百旅由睢縣、柘城向北竄犯，當於河堤嶺、平崗一綫，遭解放軍猛烈反擊，我某部一個排與敵反覆爭奪竟日，粉碎敵五次進攻。十四日，敵抽兵力犯睢縣城，其先頭部隊進至汜河南岸，立即陷入解放軍火網中。敵乃集中一個團兵力，在飛機、坦克、千餘騎兵配合下，向白廟猛撲，但我扼守陣地之解放軍擊潰，向北向張橋以南白廟以東園寨，解放軍兩翼部隊亦始終未讓敵人前進一步。是日，我因已完成任務，主動撤離睢縣城。三天三夜以來，蔣匪整五師遭我重打擊，龜步爬行不及三十里，挽救不了平漢、隴海兩大鐵路的被破壞及圍封、許昌、民權等城蔣匪被殲的命運。

東北我軍打擊搶糧敵
一個月殲敵四千四百

（新華社東北二十日電）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頃發表第十六號作戰公報，公佈秋季攻勢結束後一個月來（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十一日），我軍主力一部，配合各地地武，連續打擊吉林、四平、法庫外圍搶糧蔣匪及零星散匪之戰績如下：（1）殲敵正規軍及地方軍官兵四千四百六十九名，其中斃傷敵正規軍新六軍一六九師五零五團團長張鴻鐸以下官兵一千三百四十名，地方軍五百三十五名，俘敵正規軍官兵一千一百十一名，地方軍一千三百八十三名。此外敵軍投誠者六十六名。（2）繳獲迫擊砲六零砲共二十一門，輕重機槍一百四十八挺，長短槍二千六百三十支，子彈三十四萬餘發，汽車四輛。（3）我軍收復鄭平、梨樹、昌圖三城，海城、昌圖二城我軍機動轉移外圍作戰。

蘇南人民武裝
展開反「清剿」鬥爭
粵桂人民武裝出擊蔣匪數縣電話隔絕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蘇南人民武裝入冬以來，積極展開反「清剿」鬥爭。綜合各報消息：蘇南蔣匪提防人民武裝之冬季出擊，蘇州專區早於十一月一日起即開始「冬防」，在此一地區，各站均日夜巡邏，「自衛隊」抽查戶口，自不論晚六時至次晨六時，均實行戒嚴。在上海、南匯、奉賢等縣，更實行聯合「冬防」，「山」、常（熟）、吳（縣）、太（倉）四縣，並於九月下旬即成立「四縣聯防剿指揮所」，經常封鎖水陸交通，並實行大規模分區檢查搜索，但人民武裝則在羣眾掩護下，分散結合，機動自如，到處進行反「清剿」、反「冬防」鬥爭。如京滬綫南側吳縣（即蘇州）白馬潤一帶，人民武裝不斷活動，其他地區人民武裝亦經常主動出擊，到處進行反「清剿」鬥爭。十月二十五日，常州七區查堅鋼之蔣匪自衛隊一分隊出動「清剿」，行至寺橋，突遭預伏之人民武裝襲擊，人民武裝擊斃蔣匪五人，傷二人，並將匪分隊長許潮俘去，待匪援兵趕至，人民武裝早已安全轉移，此次「清剿」總被粉碎。同月二十九日，吳縣蔣匪保安隊一個排，攜機槍一挺，步槍十支，至吳、武、崑三縣交界處孔家宅抽查戶口，亦遭預伏之人民武裝四、五十人所包圍，旋以湯姆機槍和步槍向蔣匪射擊，激戰達一小時之久，傷匪一名，人民武裝以車輪戰法，且戰且退，最後當匪軍趕至時，人民武裝早已分散撤退。由於人民武裝不斷英勇機動出擊，蘇南蔣匪之「清剿」已受很大打擊。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據天津報紙透露：粵桂人民武裝近大舉出擊蔣匪，數縣電話已告隔絕。廣東北部曲江、和平、連平、翁源等縣電訊於上月二十日開始不通，廣西東南貴縣、鬱林的電訊，自上月二十六日亦告斷絕。

另訊：蔣匪海軍代總司令本月十八日在滬透露，廣東海面及浙省舟山羣島一帶，最近時有水上民變武裝活動，蔣匪海軍正張惶應付中。

警惕各種封建勢力
破壞土改的陰謀
（上接第一版）

這些情況應該引起各地土地改革指揮機關與工作團的高度警惕。大家應以嚴肅負責態度，仔細檢查各處鬥爭，識別是甚麼性質，要仔細考察參加鬥爭的是甚麼人，掌握運動領導權的是甚麼人，遭受打擊的又是甚麼人。特別要注意考察貧僱農是否起來了，是否掌權了，還是只是不得不跟着走，或者甚至還遭受打擊與壓迫。而凡主要是深入到真正的貧僱農中去，依靠貧僱農，去了解真象，以去聯絡貧僱中農。各地同志應以高度責任心與同情心去進行這一工作，千萬不可麻痺自滿，粗心大意。因爲，這樣你就有被階級敵人蒙蔽愚弄，分不清敵我，反而給敵人撐腰，而成爲他們迫害貧苦羣眾的幫兇的危險。而各地指揮機關對

於工作團的某些人員也應時時提高警惕，深入檢查，絕對不要官僚主義。[illegible]

[illegible]

米價躍過百萬元大關
滬物價漲風向上發展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上海消息：雖然蔣匪淞滬警備司令部武裝特務繼續嚴密監視市場，上海物價漲風仍一再向上發展。十七日，大米價格已躍過百萬元大關，每担高達一百零四萬元，較前又漲高八萬元之多。其他如穀物、糖類、油類，也均繼續高漲。公用事業包括電車、渡船、公共汽車、水電、煤汽等，亦已規定，自明年元月起，將隨生活指數按月加價。在物價不斷飛漲下，廣大人民已受到嚴重威脅，自十六日至十八日兩日內，上海已有一百餘名飢寒交迫的貧民餓死路旁，棄嬰數目也迅速增加，兩日內共發現一百三十多個小孩屍體。同時，蔣中央銀行再度宣佈將幣值繼續低落，十九日公開牌價已由七萬三千元掛高至八萬三千元。各方指出，蔣匪之經濟危機，正隨着年關的到來而急劇加深。

被全世界學生唾棄後
蔣匪露出狼狽醜態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南京蔣匪教育部發言人於十六日發表阿Q式談話，表示對於國際學聯今後一切活動，均「不擬參加」，完全暴露出蔣匪被全世界學生唾棄的狼狽醜態。按今年八月間國際學聯在捷京布拉格召開會時，由於真正代表中國學生的解放區學聯代表張凡與蔣管區學聯代表李彥的出席，蔣匪以[illegible]克使館出面，任其提名的所謂「中國大學生聯合總會」的代表，當被揭穿，被國際學聯除會籍，並通過譴責蔣匪欺騙與[illegible]屠殺迫害蔣管區學生的正義決議，使蔣宋匪幫在全世界民主學生面前狼狽不堪。

臨汝寶豐新區
二百人自動參軍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二十日電）臨汝、寶豐新區羣眾在民主政府開倉濟貧與平分土地中，連日已有二百人自動參加解放軍。寶豐縣城十二日爲解放軍第二次解放後，最初七天中，僅某一條大街上，就有十一名青年自動參軍。

美英法勾結阻撓破壞
外長會議以失敗結束

（綜合報導）上月二十五日開始的倫敦四國外長會議，歷時三週，由於美英法帝國主義集團分裂德國和破壞聯合國際會議的協議，終使會議於十五日以失敗而結束。早在會議之前，美英法集團即秘密勾結，陰謀組織兩個或三個傀儡區的西部德國政府，並與之訂單獨和約，藉此實現其蓄意已久之帝國主義和平，以奴役德國人民，並把西部德國變成侵略歐洲的重要基地，於是它們事先即準備了一套破壞會議的計劃，因此，在會議過程中，就一鼻孔出氣，在各項問題上強迫蘇聯服從它們的意志。上月底至本月初，於討論對德和約準備秩序時，它們聯合一起反對討論蘇聯所提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之決議，應作爲對德和約準備之基礎一案。三日至四日，在德國在外資產問題上，它們力圖避除波茨坦協議，規定將全部德國在奧國東部資產交與蘇聯，作爲德國賠償，以達到美英獨佔[illegible]。五日至十二日討論德國經濟問題時，美英法更[illegible]會議之緊張空氣，反對共管魯爾工業，堅持英美經濟合併的國際經營[illegible]要德國人民負擔龐大的佔領費，特別反對自現行德國工業生產品中支付對蘇賠償。英國所提的「處理德國補充方案」中公然說：「若波茨坦協議中之原則與此一原則發生抵觸時，應以後者爲保證。」十五日的會議上，英法悍然拒絕討論蘇聯所提關於德國賠償的建議，馬歇爾與貝文並發表他們先準備好了的同樣聲明說：「外長會議繼續工作已徒勞無益」（塔斯社）。[illegible]會議無限期延期」，還[illegible]就達到了它們[illegible]的陰謀。與此相反，蘇聯代表[illegible]本屆外長會議上，卻堅決地爲民主和平的國際合作原則奮鬥不懈，一方斷然力捍衛波茨頓雅爾塔協議，一方面又爲了力爭歐洲和平之迅速繁榮，竟不惜在德國經濟等問題上作了相當的讓步，即對賠償問題提出了積極性的建議，主張將德區西部和平工業生產水平增至戰前的百分之七十，而以其中百分之十支付賠償。會議失敗後，蘇聯代表團即於十六日離英返國，而馬歇爾與比道爾則仍停留於倫敦，且於十七日與貝文公開進行商談組織西部德國政府之勾當。

×××
×××

蘇勞動英雄亞力山大可夫
一年可完成五年工作

（列寧格勒訊）列城在爭取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大競賽中，出現了創造奇蹟的第一名勞動英雄機器工人亞力山大可夫，現在他已完成並超過全部五年計劃。他設計了許多機械化方法，縮短了勞動過程，使本來需要五年的工作，在一年內就完成了。亞力山大可夫，已成爲列城與全蘇工人的模範。無數斯泰哈諾夫工人，正奮起向他看齊，目前列城已有數百工人先後完成全部五年計劃。在這些勞動英雄的帶頭與影響之下，全蘇各地各業工人，正滿懷信心，爭先躍入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競賽熱潮中。

希民主軍領袖公開信
痛斥賣國賊迫害民主人士

（雅典訊）希臘卡斯托里亞解放區民主軍領袖塞法斯努里斯，日前曾致法西斯政府前國防部長國賊德拉來古斯公開信一，以痛斥其賣國求榮迫害民主人士之滔天罪行，並嚴詞拒絕國賊們以「大赦」、「高位」、黃金、留學來收買愛國者的卑劣企圖。他表現了堅貞不屈的崇高精神說：「你有權赦免的祇是民族的罪人，而不是爲着我們祖國的自由和領土完整而流血的忠誠愛國志士們。我們決不期望以總物爲形式的「大赦」，我們要堅決作戰到民族解放，[illegible]決定性地完全參加組織政府時，才放下武器。這一政府一定要[illegible]集團外武裝，一定要把賣國賊從政府機構肅清除出去，驅逐一切外國佔[illegible]……民族罪人與劊子手。」

蘇今年穀物收穫
較去年增加一半以上
中部農業地區將施用人造雨

（塔斯社訊）據蘇聯農業部長比尼迪克托夫十四日宣稱：「蘇聯穀物收穫，今年較去年增加達百分之五十八，較戰前最豐之一九一三年增加四億生丁納。工業作物增加尤多，甜菜增加一倍，芥子增加八倍，向日葵子增加百分之五十，甜菜之產量增加達二倍，今年蘇聯食糧生產，因此將較去年增加五萬三千噸。另據最近不完全統計，各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之牲畜增產，已有超過計劃之跡象，按計劃規定，今年應增加牛百分之十一，羊百分之十八·七，猪百分之三十五·五，馬[illegible]增加牲畜增產之五年計劃，其超度及規模，乃世界上空前之大者。」現蘇聯之綿羊數字已創世界紀錄，因此蘇聯肉乳工業部長會於日前宣稱：因戰時牲畜損失過半而減縮之肉乳生產即將恢復，並超過戰前水平。並預告牛油、乳酪之大量增產。作物豐收與牲畜繁殖，已使農民之生活和收入大爲改善與增加，並使城市商店之貨物日益充盈。烏克蘭集體農場今年度農業銀行的存款較去年增加了六千萬盧布，並購買了三千五百輛汽車與價值兩億三千萬盧布的農業機器。據蘇聯國內貿易部長李烈夫稱：今年全蘇新設之商店已達二萬六千所，年底時且將達三萬所。今年頭九個月出售之貨品，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六。

（莫斯科訊）蘇聯農業部頃爲中部農業地區擬定一灌溉計劃，確定將大量施用人造雨於大塊土地上。蘇聯之精製機器，現已試驗完成，施用人造雨之結果，足使每公頃（一公頃合十六市畝）小麥增產三十生丁納（一生丁納合一百市斤），甜菜增產五百卅生丁納。蘇聯科學家正以大力協助發展農業，去冬農田荒旱之後，蘇聯科學家曾指導農民將千萬公頃之廣漠土地上，覆以人造雪以增加土中水分，故爲今年秋前會收的一大原因。在戰時停止工作之兩萬個集體農莊實驗所已告恢復，正幫助農民進行種施肥防蟲等工作。如「一牧畜場」集體農莊，今年試種大學士安東諾夫以小麥與茅草交配成之新種小麥，結果使每公頃小麥產量增加三十六生丁納。又如過去僅賴人工之摘棉工作，今年已由新設計之摘棉機代替，每日能摘棉花二十至二十五公頃。

又訊：莫斯科市、洲及其他城市全體工人、工程師、技師、職員等，致書斯大林，報告各地全部工業已分別於十一月份內，完成今年全年生產計劃。其[illegible]市完成並超過計劃百分之零點五十，以該區工業生產率及職工工資，較去年大見增高。以莫斯科市爲例，十月份工業生產量已超過戰前生產水平，以物品與去年每月平均產量相較，僅增加百分之一八九，火車頭八響二，[illegible]一五零，鋼鐵一四六，飛機揮發油九九，鍋爐五六零。十月份勞動生產率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九，超出戰前水平百分之三十二。今年四萬餘斯泰哈諾夫工人完成兩個全年生產計劃，七千餘人完成三個全年生產定額，有數百工廠已響應列寧格勒工人四年完成五年計劃之號召，並有許多工人保證在三年或三年半內完成五年計劃。職工工資較去年增加，勞動人民生活有巨大改善，消費品亦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四。

看看地主的狼心
——記五寨城關展覽會

樹武

十二月八日，下着大雪，但五寨城關的貧僱農和手藝工人們，卻都擁擠在展覽會場不願離開。兩天又陸續集市，數十里以外趕集的羣衆，也都跑在會場仔細的巡觀。

長達半里路的陳列櫃底，擺滿了地主階級剝削去農民的血汗——糧食、被褥、綢緞、狐皮、白洋、元寶、酒壺了的狼食、衣物，以及地主小少爺子玩耍的小汽車、木馬等。最引人注目的也最使人[illegible]酒、花瓶、穿衣鏡、茶壺筒、眼鏡，以及剝削羣衆的賬本。他的床舖在桌子右邊，床上是兩塊毯、一塊大氈子、兩塊褥子、兩床紅緞被子、兩個紅緞枕頭；床的右邊，又是洗臉盆、香皂、毛巾、牙刷、牙膏之類，床下是皮靴；正當中地下又是一個大方桌，桌上是麻將、骰、瓜子等，——這就是武邀的一部份川貝。拄着拐杖的七十四歲的李老婆說：「這就是去年戲上的黃世仁（此地會出演過白毛女）！」多少人切齒地罵着：「地主的心好狠呀！」「地主狗日的好活咱們的血汗！」「一定要徹底的意思）要消滅！」

在十多種被地主埋在地下漚爛了的糧食米麵（包括大米、白麵）堆上，和已腐爛的綢緞衣物上，散發出難聞的臭味。觀衆的心恨極了，貧民徐大從指着地主郭的一塊濃油說：「這就是地主的心。今年夏天郭鄰的老婆年上碗，到處說：『我家沒點燈的油，誰家有給我借一點！』大家看！這就是沒油了」觀衆吵嚷、吵嚷，要把地主階級的血徹底消滅。大家提議：再展覽一次，讓城關附近的人也看看地主的心——黑透了的狼心。

窮人賣孩子也受剝削

王登山　潘辛酉　呂換子

吳存後是崗區人，他在前家溝、燕家村的聯合貧農團大會上，把自己在舊社會受封建剝削的一段事實訴說了出來。

他家從祖父手裏就是地無一隴房無一間的給地主攬工。父親十六歲開始給地主放羊，因爲窮娶不起老婆，就收拾了一個沒人要的十不全女人，不會走路，還送尿都得爬下走。但就是吳存後的母親。在他六歲的時候，他已經有了一個九歲的姐姐和一個三歲的弟弟，人多沒法生活，母親便喝洋煙死了。從此他就跟上父親給人家放羊、攬工，弟弟長成人後又租種地過活。民國廿一年，六十三歲的父親受苦受死了；二十一歲的弟弟生病沒錢治療也死了，丟下他和孤獨小孩子四五口人，餓的不行，把[illegible]吃，一家人寒的[illegible]以後才熬過來。爲了全家大小的生命，忍淚將九歲的兒子賣給富農陳巨才，說是一一石莜麥，富農要給糜子一斗能變十斤，人家只按八斤給，賣孩子的價錢上還要剝削。第二年四月，全家人又餓的不行啦，怎麼辦？又把第二個孩子出賣給富農呂寶孩，說是十五塊錢、一石莜麥。先交錢，莜麥到秋後再說。吳存後盤算：「不管他，現在有十五塊錢也能度幾個月，反正餓不死就行。」於是自己換發成人家的了個孩子，[illegible]冬天兩口子穿一條褲子，他出一百斤的賣柴換二十五斤蛋。回來他坐在炕上，讓老婆穿上褲子出去，就這樣熬苦的日子。如此，挨到頭次土地改革時，才分到十一埫地、六間房子，並貸給他七斗種和牛一條。吳存後現在想起來，想起過去的日子：「回想起我家剝削，死也忘不了地主把我家剝削的人死不做。我要出這口氣！」

傭工過節

尹俊德

「四月八」

興縣一區二十里鋪訴苦大會上，僱工劉來樹，訴出了傭工在過節時的苦處。

前兩年的四月八日，是個節日，當了十五年長工的劉來樹，今年給二十里鋪王滿雲家又當了長工了。當四月八的那天，劉來樹在地裏想着能吃一頓金黃色的米窩窩了，一股勁耕完了一塊牛地，扛着犁耙，趕着大黃牛回來了。等他回來時，人家已吃完飯多時了，地主老婆從鍋裏給他端出一大碗能數見米顆的稀米湯來，他餓着氣喝了下去，心想：米窩窩還不給出來嗎？但等來等去，來樹一看，又黑又紅，還沒有換到嘴邊，臭、苦味一齊撲進鼻孔來了，來樹說：「這不能吃了吧！」地主老婆把他盯了一眼說：「好來來吃給你也是吃的肚子餓了，不能吃的來？不行，拿給牛吃去！」來樹把又酸、又臭、又苦的米窩窩倒在牛槽裏，牛聞了聞，向後退了幾步，地主老婆又說：「這牛也叫他引壞了，拿給我豬吃去吧。」來樹又倒在豬食內，豬走過來香了一口，扭頭就走，[illegible]

從[illegible]，連餓帶氣的來樹吐下了一道路，來樹就此喝了一大碗米湯過了個「四月八」。

「八月十五」

到八月十五了，偏偏前兩天來樹受了感冒，撐着長工的，拼着有點病也不敢說出來，扎掙的給主家上地去了。當回來時，地主老婆說：「飯在鍋頭哩，你自已吃去吧。」和他一起僱工的王定成先舀了一碗湯喝了一口說：「糟糕！人家財主人家米湯過來一看時，原來是早幾天熬下的米湯已經放得發酸的不能吃了。他倆放下米湯，稠的不能吃了，病在外面躺到上。地主老婆出來把他叫醒了，說：「一鬼弄！」又叫不起來，有做，有了錢；如不能上地，就不給工錢，而且連飯都不給吃了。」來樹還天又又歡、又冷又餓，實在不能動彈了，地主也不給他。他又氣又病，含着眼淚慢慢的爬到王家水窩邊，自己打了把柴火，燒了幾個山藥蛋，就這樣過了個八月十五。

副刊